

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收藏家

○[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 / 著

○隋丽君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90231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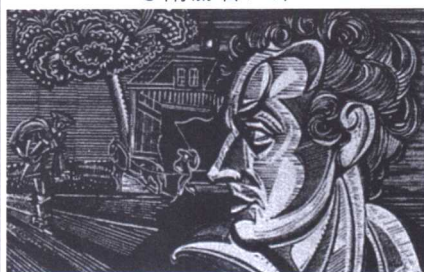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收藏家

○[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 / 著

○隋丽君 / 译



SBU65/92

I 382.4
10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藏家/[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著;隋丽君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5-5

I. 收… II. ①约…②隋…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36 号

(本书原著版权归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有)

书 名:收藏家

作 者:[以色列]约瑟尔·比尔斯坦 著
隋丽君 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125

字 数:13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50 元

ISBN 7-80647-235-5/I·16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1982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年7月30日于北京新华园

目 录

序 高秋福(1)

第一章 在雨中 (1)

第二章 在医院里 (40)

第三章 在去看望里默
尔的途中 (67)

第四章 展览 (106)

第五章 信心 (148)

第一章 在雨中

施穆埃尔·索洛米尔死在了我们的银行里。他是带着爽朗的笑声离开人世的。他之所以开怀大笑，是因为哈莱维对他讲了他的股票的情况。

葬礼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举行。热得昏昏欲睡的乞丐们连想要求施舍都懒得张口。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位却一手拿着一只要钱的盒子，像欢迎客人那样张着双臂向我们走来。只见他五短身材，穿着深色衣服，用唱诗班领唱者那样悦耳的声音喊道：“各位好！”

施穆埃尔·索洛米尔是从萨费德搬到我们镇上来的。他带了一些展品来，要在这里建一座博物馆。由于开支超过了原先的估计，他欠了债，于是便向我们银行请求贷款。当他来问为什么拒绝他的请求时，哈莱维解释了我们银行对像他这样的人的看法：没有直系亲属，没有职业，没有钱，也没有什么财产可言，没有愿意为他作保的朋友。如果他突然撒手人寰，谁来偿还他的债务？哈莱维双颊轻微颤抖着得出结论说：银行可不是慈善机构！他对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显然没有任何敬重之意。

索洛米尔在一家老人院找到一个打更的职位之后，又来我们银行请求贷款。有了贷款，他也许就能办起一所出借依地语书籍的图书馆了。据他估算，若能有一千名固定借阅者，他的收

人用来归还贷款和支付利息就会绰绰有余。他请哈莱维放心，办这所图书馆是不需要任何花费的，因为那些继承了依地语书籍的人通常把它们当废物扔掉。他住在萨费德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到我们镇上后，他在四处察看死去的东欧人的房舍时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哈莱维感到不解的是，既然他有现成的书，不必花钱去买，那还要贷款干什么？另外，有谁会劳神去读那些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依地语书籍呢？当他站起身来示意谈话已经结束时，索洛米尔那邋遢的外貌突然令他心头一震。后来他常常打趣地描述他那顶编制的帽圈上插着两根彩色羽毛的贵族帽、垂在脖子后面的那几绺散乱的灰白头发、没有拉上拉链的裤子以及用绳子系着的鞋。

“这是什么逻辑？”哈莱维问。

索洛米尔微笑着做了回答，好像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了似的。“如果我按照逻辑生活的话，”他答道，“我现在就会糟糕得不成样子了。”

哈莱维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索洛米尔能为银行拉来客户，他也许会考虑批准贷款。但是，索洛米尔刚到我们镇上来，除了住在老人院中的人以外，他几乎谁也不认识。

“从这里找办法，”他边说边用手抹了一下脑袋，又轻轻拍了拍他的秃顶。“是的，从这里找。”他重复了一句之后，便向索洛米尔介绍起一个时期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项目的某些细节。他解释说，这个项目是要帮助老年人，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新的热情。他是在一位名叫肯纳德·贝伦森的年轻美国人所写的一本书中读到它的。这个美国人创办了一家股东公司，要实施一项迅速致富的计划，不仅让整个整个的国家富起来，而且让个人富起来。哈莱维援引肯纳德·贝伦森书中一个主张说：“老年人所需要的是致富的动机。”

索洛米尔又在哈莱维的桌旁坐下来。他对成为这样一家公司的股东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他在萨费德生活的那些年中，一直都在思索精神问题。现在是把脑筋转向物质的东西、挣点小钱防老的时候了。这正是他选择到我们这个镇来办博物馆和依地语图书馆的原因。他发现，我们这个镇上全都是领养老金的人，既有以色列的，也有国外来的。以前的宾馆和饭店已经改成供老人和能住得起的人居住的容身之所了。其他人则到一个更穷的地段去租住一些房舍里的房间。那些房舍是政府卖给一个澳大利亚金融家的，卖给他时有一个条件：他得把这些房子廉价租给领养老金的人。索洛米尔自己就从此人那里租了一个大院里面的一间加长的平房，在那里建起了博物馆和出借依地语书籍的图书馆，使那些领养老金的人有地方可去，有点东西可读，从而也就可以打发他们那些孤寂的时光。

“肯纳德·贝伦森？”他问了一句，因为他很想多听听有关这个布鲁克林年轻人和他派到世界各地去推广他的主张、推销他的股份的那些代理人的事。哈莱维确信，肯纳德·贝伦森在以色列也会利用股票交易所给所有公民带来财富的。其指导思想是连对穷人也要鼓励他们去购买股份，从而结束他们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的生活。

索洛米尔被聘请为贝伦森的代理人，可以在我们镇上到处与人谈话，传播贝伦森的教导，这使他心里着实很受用。“咱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哩。”他离开我们银行时说。

没过多久，索洛米尔就开始带来客户了。他的眼睛还盯着喜欢把一打打的钞票藏在老人院的犄角旮旯里的老人院老板，盯着在那里当园丁的老光棍韦格，盯着有钱的丽达·奥拉米，还有他自己的邻居——卡车司机诺德尔。

一个冬季的傍晚，天下着雨。索洛米尔把那个在镇上电影

院门口卖面包圈的耶胡舒阿·里默尔领到我们银行里来了。耶胡舒阿·里默尔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身上衣服穿得左三层右三层的。他以怀疑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大厅，连索洛米尔都防着，惟恐他偷听到他述说的事情。他站在哈莱维的写字桌和我的写字桌之间，把身子俯向哈莱维说：“年轻人，请原谅我问你一个很机密的问题。”说罢他在人家让给他的座位上坐下，把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还用一只手半遮住嘴巴，提出一些问题来，诸如，如果他把很大一笔钱存在我们银行里，而且存上好几年，我们能给他多少利息。他没等哈莱维把各种不同的存款办法讲完，就把他那装满面包圈的篮子提起来，要他估摸一下里面藏着多少钱。他用大拇指向我示意：“你也猜猜看。”他的鼻子又扁又平，两只耳朵里各长出一撮黑毛。他把篮子里的面包圈倒在哈莱维的桌子上，让我们看他那藏钱的夹层，夹层用细电线固定着。他对自己这个具有独创性的发明很是得意，因为这使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受过乞丐们的骚扰。然而，哈莱维却不认为这是个智慧之举，说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这些钱的价值已经大大减少了。里默尔不这么想，理由是，由于他意外地为自己攒下了这么多钱，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他的钱的价值的确减少了，但本钱还在。他朝身后望了一眼，招呼索洛米尔到哈莱维的桌前去。“你对他说吧，”他说。索洛米尔搬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那是一件女式大衣，只不过把纽扣改到了另一边。

索洛米尔是在前一年的夏天认识里默尔的，那是在街上发生了一起小小的风波之后。一天下午，他在走过电影院的宽阔台阶时，看到里默尔坐在那里，显然对他引起的骚动毫不在意。人们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抗议着。一名妇女在大声嚷嚷，好像是说一只狗在面包圈篮子上撒了尿。她还让俯身察看的人仔细闻一闻。里默尔对周围的人不理不睬，只顾把一只口袋中的宝贝

东西掏出来装到另一只口袋。里面有一堆鞋带、一个记事本、一根两头都露出烛芯的蜡烛、一把剪刀、一个嗅盐盒和一个压碎了的熟鸡蛋。他拿起那个鸡蛋，在掌心中滚来滚去，念有词地祝福一下后咬下一小块，然后从牙缝中把蛋壳吐出来。接着，他斜仰起脑袋，用两个手指从嗅盐盒中捏一点盐放进嘴里。索洛米尔往里默尔的钱盒子里扔了几个硬币，从篮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当着那些围观者的面大嚼起来，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里默尔斜眼把他扫视了一番，从那双破烂不堪的鞋看到那顶饰着漂亮羽毛的帽子，然后耸了耸肩膀。“又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咕哝着。说完便站起身，用一块布把面包圈盖起来，表示这一天的生意到此结束。他周围的人立即散去。那个瘦高个的摄影师回到他的照相机旁，那相机是一个放在三角架上蒙着黑布的盒子。那女人回到街对面她的摊亭去了。她怒气未消，依旧从亭子里面隔着柜台大声嚷着。但是，街上的人已不再理会她了。店铺都关了门，拉上了百叶窗。除了偶尔有车辆经过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索洛米尔从台阶上站起身来，掸掉放在裤子外面的已开线的衬衫上的面包渣，蹒跚着走开了。他刚走过一两座房子，就听到里默尔在后面喊他：“年轻人，买张彩票吧！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索洛米尔在坐到哈莱维桌旁的座位上之前，俯身看了一眼里默尔带来的钱。不久前，他还竭力要在里默尔的家里发现那些钱的踪迹。他们在电影院外面首次见面之后，一天晚上，索洛米尔来到里默尔家中看看他住的情况，同时还告诉他，总工会要为全镇领养老金的人组织一次免费观光。那天，索洛米尔对里默尔讲了他自己听到和从报上读到的一些例子，提醒他防范可能瞄上他的盗贼。他这样做是为了吓唬里默尔，使他把钱存到

我们的银行里。里默尔的小棚屋夹在 multi-tenant 的公寓和一些风雨飘摇的小破房中间，四周是野猫野狗出没的垃圾场，那里正是社会底层为非作歹之徒的藏身之地。

索洛米尔毫不怀疑，里默尔的小棚屋迟早会遭盗贼光顾。他把一些关于最近发生溜门撬锁事件的剪报拿给里默尔看，其中包括关于一对老夫妻的报道。一天，当盗贼破门而入时，这对老夫妻险些送了性命。报纸上还刊登了那位老妇人坐在门口讲述事发经过的照片。她讲到她丈夫吓得魂不附体，站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向盗贼们喊：“愿你们健康长寿！”他们之所以保住了性命，是因为教堂执事一大早来敲门喊她丈夫起来做晨祷。那几个贼尽管吓了一跳，还是带着他们的所有钱币和金货逃跑了。事主并不总能保住性命的，索洛米尔对他说。他记得，有一个老乞丐——他也像里默尔一样，是一个人生活的——就被入室行窃的偷儿用刀刺死了，尽管他们没找到他藏起来的财宝。只是在把尸体搬出去之后，人们才从小木房的地板底下起出来几排夜壶。奉命去点数那乞丐的囤积品的三名警察被累了个半死，还是没能点清数目。最后，人们把夜壶内装的小钱倒进了一个大口袋，送到以色列银行，用一部专用机器才数清楚。

索洛米尔注意到，在里默尔的小房子里，用不着费劲去起那地板。大多数地板块都松动了，缝隙中填满沙子。也用不着在墙上搜寻——那白墙光秃秃的，连一个挂衣服用的挂钩或一块搁板、一个钉子都没有，就好像那房间只是供里默尔歇脚用的，就像小火车站上的候车室。甚至那几件古怪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只矮凳、一只木箱和一张床——也像是被随便丢在那里的。在旁边那个只有门框没有门的房间里，有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一个洗菜池和一个煤油炉。除了冬天偶尔喝一杯茶或一杯热牛奶之外，里默尔从来不做饭。他每天都到拐角的副食

品店去买自己所需要的食品。他也很少在家：太阳升起他就离家，天黑之后很久才回来。他在电影院的台阶上一直呆到人家大门锁上、行人稀少、路上几乎不再有人影的时候。这时，他用舌头舔舔铅笔尖，计算当天的收入。那是他赖以维生的钱。德国人给的战争赔偿始终被卷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篮子底，从未动过。他心里存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即有朝一日他的某个近亲会来找他。尽管他在战后来到这里时，发现族中已经没有幸存的人了。里默尔的气喘病越来越厉害，他担心自己可能会突然撒手人寰，而身后没有人背诵传统的犹太悼文，为他的灵魂祈祷。所以，他开始自己预先背诵悼文。到他动用德国赔偿金的时候，他的犹太悼文已经背了一年多，因而不需要花钱雇人吟诵悼文了。他确信，鉴于那些人索要的价码不断提高，要是真的请人为他吟诵悼文的话，他的钱连一个儿子也剩不下。

哈莱维在他的桌子上给我腾了个地方，让我当着里默尔的面点数他的钱。索洛米尔也把他的椅子凑近了点儿。刚才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年轻女郎一摇一摆地走出银行，哈莱维也斜着眼睛盯着人家扭动的丰臀看了半天。此刻，他把同样的眼神转向了我正数着的钱上。如今，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客户之后，他在我们银行里已经感到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了。然而，里默尔的工作却不是那么好做，而是直到那年冬天才说动他到我们银行来听哈莱维讲解肯纳德·贝伦森的计划。“你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好像从来不听，”索洛米尔抱怨说。这么多年来，里默尔形单影只，没有一个诉说对象，想必他已经失去了听人讲话的习惯。偶尔有顾客问点什么，他也很少劳神去回答。即便是摊亭里的那个女人对他表示友善，他也不屑一顾。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偶尔会请他喝杯冷饮的那个女人总想从他嘴里掏点有关他过去的情况或者了解点比较隐秘的事情。他对戴着黑领结、瘦得皮

包骨的摄影师也采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尽管那人时不时地会对他结结巴巴地讲几句谁也听不懂的保加利亚语。有一次，他做梦竟梦见了这位手拿罩着黑套的照相机的摄影师。他像对大人物那样深深鞠躬，脑袋都碰到膝盖了。他挥动双臂，划出一个表示邀请的半圆，问道：“先生，要照相吗？”里默尔却没有要给自己照张相的野心。他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他得在天刚亮时起床，从面包房买来新出炉的面包圈；晚上回来后，他又忙着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洗衬衫、补袜子、钉鞋底。由于要做这么多事，他实在没有时间去应酬。正因为如此，索洛米尔的突然造访根本不受欢迎。倒不是他舍不得招待他一杯茶，而是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同他讨论他小屋里那光秃秃的墙壁的问题。里默尔从未忧虑过那墙壁的颜色，也不曾担心一片白色的墙壁会令人忧郁。所以，当索洛米尔表示愿意把他博物馆中的一些画拿来装饰他那光秃秃的墙壁的时候，他谢绝了他的美意。他根本不要那种东西。他记得，老家的墙上，在那个注明“梅厄·巴尔-内斯先生所有”的收藏品盒子旁边，就挂着一对新娘和新郎的肖像。还有一幅画像，画的是一位身穿消防员制服的叔叔。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都在大屠杀期间被毁掉了。另一方面，能够不花一分钱到全国各地转一圈，那又另当别论了。他本来也打算离开这个小镇，去寻找一个可以在新鲜空气中挣口饭吃的地方。市中心电影院旁令人窒息的空气对他的气喘病很不利，他每次犯咳嗽，都觉得胸痛。至于索洛米尔提到的其他问题，什么入室行窃啦，什么股份了，什么女人啦，他并不特别有兴趣。入室行窃——他说——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股票交易所的存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老家罗兹的时候，他就听人们谈起过股票交易所。这里也是，不久前从股票交易所传出的消息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尽管他依旧无动于衷。再